

2502

東川史資料



第四輯

(1995)

东川市文史资料

(第四辑)

请交换

政协云南省东川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五年七月

政协东川市第四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成员名单

主 任：郭宏亮

副主任：汪一舟

委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刘映西

刘象展

陈光荣

董克敏

《东川文史资料》第四辑

主 编：郭宏亮

副主编：汪一舟

编审人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刘锦东 汪一舟 杨继雄

范尔聪 郭宏亮 魏孝淳

照片提供：(按姓氏笔划为序)

杨光昆 董克敏

魏绍根 刘介勋

封面题字：刘木根

封面设计：陆泰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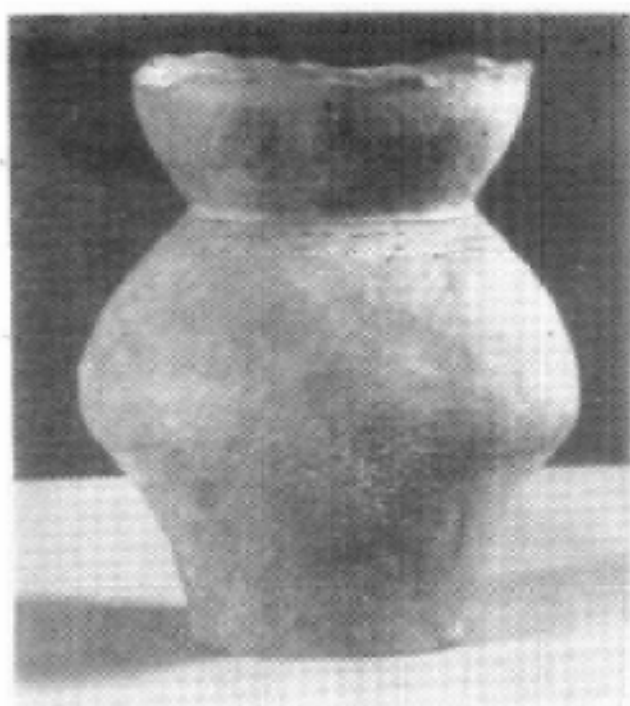


审稿会合影（从左至右）

前排：梁道铭 李 祝 刘木根 唐茂尧 董克敏 刘映西
 后排：刘锦东 王少华 陈家骥 许文杰 陈光荣 郭宏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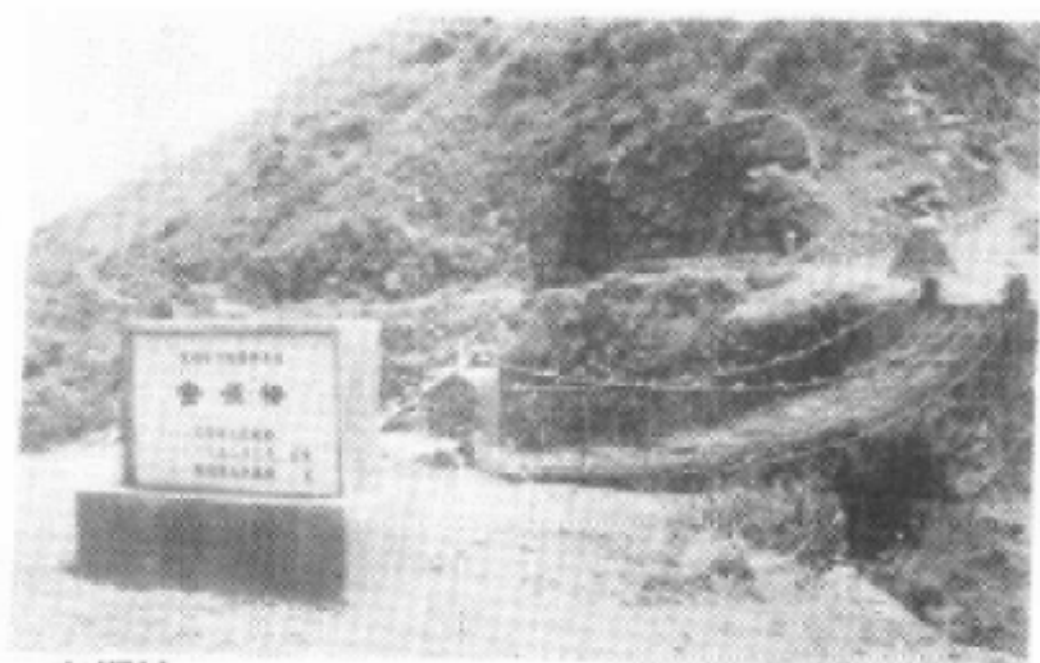


东川铜矿工程处筹备组



陶 罐

汉代，1985年出土于普车河墓葬，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安顺桥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建成主体由八根铁索组成，全长24.3宽1.75米，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东川冶金工业学校



东川市人民公园



目 录

铜矿春秋

- 对东川矿务局筹备处的回忆 谷佑箴口述 郭宏亮整理 (1)
- 组建东川铜矿工程处筹备组记事 董克敏 (8)
- 对东川矿务局初期建设的几点回顾 郑子祥 (20)
- 忆东川市成立前后 荆克州 张庆芳 (27)
- 为东川矿山建设贡献才智的人们 王武烈 (32)
- 工程技术人员二、三事
- 季诺维也夫和华西林科 黄 锐 (41)

谈古道今

- 中国清代的铜都——东川 禹云中 (45)
- 清代金沙江航道开凿始末 刘锦东 (53)
- 东川钱币 陈光荣 (60)
- 东川文物考古工作十年的回顾 杨光昆 (64)
- 东川市人民公园创建概况 刘介勋 (79)

铜都漫忆

- 东川第一中学 刘象辰(83)
东川冶金工业学校创办始末 魏绍根(91)
《东川报》创刊前后 黄福培(102)

抗灾纪实

- 因民矿“7.29”事故始末 刘世富(109)
1966年东川6.5级地震 宋登桥(116)
矽肺今昔 刘映西(127)

民族花圃

- 东川市“布依族”族属情况简介 贺良栋(139)

人 物

- 东川彝族上层人士——赵仁普 尹家华(149)

对东川矿务局筹备处的回忆

谷佑箴 口述 郭宏亮 整理

1949年,我随第二野战军解放四川后进驻重庆,当时在西南军事工业部工作。1951年4月,突然接到中央重工业部的电报,通知我到云南去工作,具体任务是筹建东川矿务局。在这之前,我没有去过云南省,只听人们常说,云南那个地方,历来是定为“充军”的人才被流放到那里。爱人张文明知道后,就对我说:“你别逞能了,我们的具体困难很多……再说我正在读速成中学,一走学业就荒废了,以后哪还有机会?你快去向组织反映”。我想既然组织决定了,即使是“充军”,我也要到云南去。

在离重庆前夕,西南军事工业部赖副部长和王群义同志找我谈话,说现在全国已经解放了,中央决定搞工业建设,特别是重工业建设,云南东川有个大铜矿,是全国有名的大铜矿。过去,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小规模开采过,现在国家建设很需要铜,国防建设军事工业也需要大量的铜。两位领导还告诉我,去年

(1950年8月)中央重工业部有色金属管理局已组织了东川铜矿工作组,正在东川作实地调查。你到东川的任务就是要将东川矿务局筹建起来,最好尽快地能拿出铜来。接着赖副部长和王群义同志同我研究了东川铜矿的机构名称问题。起初,赖副部长带着征求的口气说:“东川铜矿就干脆叫‘东川矿务局’你看行不行?”我考虑了一下,说:“东川铜矿现在才开始作准备工作,公路尚不通,电力也没有,队伍才着手调集还是叫‘东川矿务局筹备处’较好。”后来经组织研究,上级正式批准名称为“中央重工业部有色金属管理局东川矿务局筹备处”并任命我为主任,胡祎同(地质专家)为总工程师,励润生(采矿专家)为副总工程师。于1951年5月2日正式成立了东川矿务局筹备处。下设秘书、人事、保卫、计划、基本建设、供应7个科,办公地点设在昆明。还有一件事是干部问题,在离重庆前夕,赖副部长叫我点将,要谁给谁。我说,除耿惠友(警卫员)跟随我到云南外,其它人员请组织决定。后选配了王建德、李裙、孟杰(王建德爱人)、张文明(谷佑箴爱人)、宋希濂、李孝先等同我一道从重庆来到昆明。

1951年10月,我们筹备处的办公地点迁至矿山。先是乘车至会泽县,尔后会泽县骑马,沿途山陡路险,徒步涉水,跨过湍急的小江,爬到海拔3200米的大山,走了两天半才到达落雪。

我们上山后的第一个任务是集结队伍。一是在当

地居民中找解放前的矿工进行登记和招工。既是为了恢复铜矿工作的需要,又是救济性质,给当地居民一条谋生出路。记得1951年上半年,五十多工人开始恢复落雪5号洞。另外是从昆明找回一部分滇北矿务局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给他们安排了适当的工作。同时,又在昆明、会泽、东川等地招收了一批青年学生,吸收为工作人员。

第二个任务是改善矿区人民生活。我们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收购居民手中的矿石。在落雪和因民组织工人利用旧有的鼓风炉冶炼粗铜,共炼出粗铜200多吨。背运到会泽县,由汽车运到昆明电工器材厂出售,以维持工人和家属生活。矿区人民生活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有了很大改善,穿上新衣,盖上新被,吃上粮食,医治疾病。与此同时,在职工中开办夜校,学习文化和政治,严格查禁吸食鸦片和赌钱,组织放映电影,开展文体活动,逐步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

工作逐步走上轨道,我们着手抓紧修筑铜矿公路。东川铜矿要恢复和发展,关键要把公路修通。有一次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贺龙从重庆到云南来检查工作,他住在安宁温泉,通知我去他那里一趟,对修铜矿公路一事,他也作过指示:“你要把东川的铜拿出来,就要尽快把铜矿公路修通,这是第一位的任务,没有公路,谈何开矿?我准备告诉云南省政府的领导同

志,请他们全力支持……”。铜矿公路从嵩明县的羊街起至因民全长 243 公里。由于省政府的重视,我又多次找了省交通厅厅长商议,组织了昆明、曲靖、昭通、武定等地区六万多民工和一千多名技术人员,由各县的副县长或副区长带队,仅用了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修通了云南省第一条高山公路。为了修这条公路,云南人民付出的代价也是大的,牺牲的同志就有 241 人。铜矿公路的修通,从此改变了矿区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状况,使东川矿区的工作得以加速进行。

开发东川铜矿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电力。没有电,机器开动不起来。东川铜矿初步设计书中也突出了这个问题。在以礼河大电站没有建成发电之前,要先搞三江口一台 160 千瓦和因民大水沟一台 360 千瓦的小型水力发电站。为了把小电站尽快建成,我专门去北京请来了水电部长到因民、三江口进行实地踏勘。还有一次我到西南局汇报工作时,我又找到万里同志,请他调一名懂水电的工程师给东川。万里同志对此事非常重视和支持,他通过多次询问,后来从四川省长寿县找到了一位名叫蒋励中的水电工程师调给了东川。蒋励中到东川后,我们就决定让他负责两个水电站的设计和建设。说起两个小水电站的建设,在当时的条件下是非常艰难的。特别是没有公路,设备运输极为困难,全靠人背马驮。搬运电缆和铜线,要把它分成几十个小圈,连成一串,像连环套一样,由几

十个人背着同步前进。机器最重件两吨以上,1951年和1952年先后用人力从会泽县搬到因民和落雪。那时职工和民工的热情是很高的。水电站的安装的投产,给矿区带来了设备的动力和生活照明,并装压风机,使用风钻,代替了人工手锤打眼,加快了铜矿生产的恢复和掘进工程。

我在东川工作了四年(1951年至1954年),时间不算太长,最使人难忘的是,尊重人才,使用人才的问题。1951年5月,东川铜矿初建,当时工程技术人员少得可怜。总工程师胡祎同,虽然任命书下了,但他还在北京,未到职,只有一个曾经到美国留过学的副总工程师励润生,此人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到职后,在技术上我们都是依靠他去干,干得很好。后来,组织上又留用了原滇北矿务局的技术人员、工程师。外地也调来少量的专业人员,诸如:地质工程师邓玉书、机电工程师陈学诗,采矿工程师邓经邦、梁德懋,冶炼工程师马荣标,水电工程师蒋励中等,当时委以他们重任,是非常正确的。说句实话,这些知识分子从大城市步行三天路来到海拔3000米的高寒山区,在工作条件、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满腔热情的投身矿山建设,就不简单了。因此,我们在生活上是关心他们的。记得有一次,励总工程师在落雪病了,我就让他回昆明住在我家里治病,并告诉他一定要把病治好后再上山。这件事,他和妻子一直很感激。在政治上我们也

信任他们，放心让他们去干。我自己是从军队调来搞矿山建设，业务上是个外行，而他们是内行、专家，离开他们我就没有左右手了。有位工程技术人员（名字记不清了），他说过这样一句话：“知识分子的为人，应该是士为知己者死”。后来传到耳朵里，传话的人问我：“此话有没有问题？”我当即回答：“没有问题嘛！人家的意思是说，只要我们共产党信任他，他要卖力地去干，甚至可以献出生命。”事实上，我在上面提到的那几位工程技术人员，在我任职期间，他们干得就很出色。像励总工程师，他在技术上非常全面，工作又认真，经常深入矿山坑口、机场，解决技术上出现的难题，有时不分白天黑夜的工作。在东川的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中有很高的威信。陈学诗是个机电工程师，有很多创造发明，矿山的风钻气腿就是他亲自主持研制成功的，为了减轻钻工的体力劳动，他作出了贡献。水电工程师蒋励中，当时在东川负责设计、筹建的两座电站，都很有水平，特别是黄水箐电站，运行至今都没出现过大的问题。蒋励中在建成了东川两座小电站后，又参加了以礼河大电站的设计、建设，他也是东川建设的有功之臣。1957年由于“反右”扩大化，解放初期到东川铜矿工作过的相当一部份工程技术人员都被错划成了右派，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记得是1958年，当时我在省计委工作，有一次省里开会，谢富治见到我时，第一句话就说：“老谷，你应该总结一下经验

教训了，你过去在东川工作时，所重用的人现在都是些右派”。还说：“对待知识分子，只能利用，不能重用。”当时我心里有想法，没有吭气。这个问题，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我们都要引以为鉴。

（作者谷佑箴同志原任东川矿务局筹备处主任）

组建东川铜矿工程处筹备组记事

董克敏

很久就想把解放初筹建东川铜矿的情况写出来，时隔四十多年有几个重要环节记不准。几次提起笔又搁下来。也访问了过去知情的老同志和参阅了一些有关资料，但情况各异。既是史料，考虑到它的正确性，我又是亲历的人，不能似是而非，更使我踌躇了。1993年中的一天，无意中翻到一张东川铜矿筹建时期的照片。一入眼帘使我久久不能平静，过去的经历又展现在眼前，几个难解的事也迎刃而解了，如机构的准确名称、时间、负责人员等。遂又鼓起勇气。决心把它写出来。

一、解放军接管滇北矿务局保管处

1949年下半年以来，滇北矿务局保管处的工作已完全停顿，只有部分人员留守。我负责文书及资料保管。1949年12月9日，云南和平解放。1950年2月中旬，解放大军入城，正式成立了昆明军事管制委员